

选“兴趣”还是选“钱途”？

透视高考专业选择取向之变

“从20世纪7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90年代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如日中天’，再到21世纪初法律、计算机、金融等专业成为‘爆款’……高考考生的专业选择，往往像一面镜子，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也折射出人们求学择业等观念取向的变化”

近日，湖南女孩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引发社会热议。不解者认为冷门专业没有“钱途”，赞扬者鼓励说应当遵从内心，选择自己所爱。

从20世纪7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90年代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如日中天”，再到21世纪初法律、计算机、金融等专业成为“爆款”……高考考生的专业选择，往往像一面镜子，

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也折射出人们求学择业等观念取向的变化。

事实上，钟芳蓉的选择并非个案。近年来，众多优秀学生踊跃报考基础学科，不专业的“热”“冷”角度考量，而是更多考虑个人兴趣爱好和国家社会发展需求。

北京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中心2019年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汉语言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传统上被认为“冷门”的学科成为“00后”考生最喜爱的专业。

“这一代考生从小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独立性较强，视野开阔，乐意接受新鲜的事物，在专业选择上，更加注重个人兴趣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岳龙说，“00后”有着较强的理性选择能力和较为宽广的视野，他们的家庭和母校都具有较为宽容的氛围，使他们在学业选择上更加注重个人价值判断，而不是家长、专家或社会固有的习惯性认知。

“我特别喜欢运动，也关注各类体育赛事，毕业以后考虑做记者或自媒体。”北京考生孙嘉悦说，自己从高一就想好了报考体育新闻的专业方向，认为能把兴趣变成职业是幸福的选择。

考生韩广琪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专业，她希望能把高考的专业选择融入到社会

的需求中。“今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疫情让我感受到了医学的重要性，白衣战士们的责任和无畏让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00后’还是很有担当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徐松说，从今年的报考咨询中可以感觉到，学生对时事新闻非常关注，在选择自身兴趣所在的同时会考虑到国家发展所需，也看得比较长远。

“如今社会发展变化飞快，专业的‘冷’‘热’不是恒定的，很有可能这几年‘热’，等毕业时就‘冷’下来了。”一位考生坦言，自己在选择专业时，不仅要看看眼前专业是否新颖热门，更重要的是看未来趋势。

某高校招生办主任介绍，该校地矿专业就像“过山车”，有几年毕业生供不应求，大三就被抢订一空，而随着矿山停产，这个专业一下又成了冷门。

曾经的“盲目跟风”，让不少高校专业千篇一律，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毕业生也出现“滞销”。为此，教育部推出高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支持急需紧缺和新兴专业，同时严格控制“过热”专业，遏制高校外延式扩张冲动。如，支持高校设置预防医学、中医康复学专业布点，新增应急管理、养老服务管理等目录外专业，对于经济管理类等布点较多的专业，则根据各地实际需求及高校办学条件从严控制。

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多元人才成长通道的搭建，也给予了新一代年轻人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更充分的选择机会。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出，“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选择权，实现以学分积累作为学生毕业标准”，“通过设立辅修学士学位、推行辅修专业制度，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开展双学士学位人才培养项目，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多样化发展机会”。

完全学分制、大类专业招生、转专业……不少高校探索打破专业壁垒，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北京大学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提出，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并实现学生在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清华大学将全面实施本科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通过新生导引项目、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引导类课程，提升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自主性。

在日益包容多元的社会氛围和成长环境下，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都无法“捆绑”学生的未来。心有所爱的青年，定能在不同领域走上各自的成才之路。

（记者胡浩、赵瑞微）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山海」之约，薪火相传

江苏海安教师三十二年接力支教「小凉山」

杨昌华2019年以679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这让他成为全家的骄傲。他把高考取得优异成绩归功于江苏海安支教老师的精心培养。“他们教会了我自主学习的方法。”杨昌华说。

杨昌华出生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一个小山村，从小接受的教育并不好。素来被称为“小凉山”的宁蒗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教育事业发展起步晚，底子薄，1951年才成立了第一所小学，1957年才成立第一所初中，1972年才开始招收高中生。

杨昌华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却打心底里坚信“孩子把书读好，家庭才会好”，为此全家两次搬迁，从乡里搬到县城，一路陪伴杨昌华上学。

父母的良苦用心让杨昌华较早地认识到读书的意义。他默默努力，勤奋学习，2016年中考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宁蒗县民族中学“海安班”，这个班由海安教师实行独立自主教学、管理。考入“海安班”，在当地是一种荣耀。“海安老师有一套。”当地人这样评价。

故事得从1988年说起。

20世纪80年代，宁蒗与海安因木材贸易往来频繁，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如何让双方的合作更进一步，两县主管经过一番考察和反复研究论证之后，一致把目光瞄准了教育领域。

1988年4月28日，宁蒗、海安签署了教育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创办一所初级中学，取名“宁海中学”。同年8月25日，由海安抽调的一支包括校长、教导主任和各学科教师在内的33人支教团来到了宁蒗，开始首轮支教。

“从卫生习惯和普通话开始教起。”水土不服，吃不好，睡不好。“……初来乍到，海安教师面临一系列教学、生活困难，但就是在这样艰苦陌生的环境下，首批海安老师仍坚持不懈，辛勤耕耘。三年后，宁海中学中考成绩位居全县第一，一时间，宁海中学的奇迹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之后，宁海中学教育成绩连年保持全县领先地位。

1993年，海安对宁蒗的帮扶从初中拓展到高中，23名海安教师开始承担宁蒗县民族中学高中部教学工作。此后九年，宁蒗县民族中学的高考升学率稳居丽江市第一。

教育帮扶的效果实打实，这让两县历届党委政府“一棒接着一棒”，不断推进支教工作。2016年8月，宁蒗与海安再次达成教育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创办前文所提到的“海安班”。杨昌华就是第一届“海安班”的一名学生。

初入“海安班”，杨昌华便被海安教师的“开放式教学”和“民主化管理”震惊了。杨昌华告诉记者，海安老师注重挖掘每一个学生的特色和潜能，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没有强迫式、灌输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律和自主学习意识，“就连考试什么都要征求学生意见，也不监考，完全靠学生自觉”。

“对我而言，到贫困地区支教是一种使命，既然来了，就必须把学生带好。”今年已是海安教师王拥军到宁蒗支教的第10个年头。当初，他也知道来“小凉山”支教会很艰苦，但他还是勇敢踏上了支教的征程，并一直坚持至今。

“我们身体力行，给宁蒗学生传导一种敬业、敬业、精益求精。我们把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潜移默化地运用到教学过程中，实践证明是有效的。”王拥军说，在教学中，我们尽量做到讲话慢一点，板书多一点，课量少一点，难度缓一点，功夫下在备课和辅导上，通过不断启发学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热爱学习。

海安教师的先进教育模式不断结出硕果。2019年，首届“海安班”学生高考成绩680分以上4人，最高分为697分，全班平均分605.4分，居丽江市第一，有3人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录取。

在2020年的高考中，“海安班”再创佳绩，全班44人参加考试，有29人成绩超过600分，全班平均分达616.6分，1人以709分成绩勇夺丽江市理科第一名，全班一本上线率达98%。

海安老师一批接着一批在宁蒗支教，从根本上推动了“小凉山”教育事业的长足进步。宁蒗县教育体育局局长张达峰说，32年来，累计有10批286名海安教师来到“小凉山”支教，培养了20000余名合格的初、高中毕业生，输送了10000多名大、中专生。许多毕业生学成回乡，成为建设“小凉山”的生力军，有的还成为当下这场脱贫攻坚战的骨干力量。

“宁蒗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而宁蒗的教育发展，离不开海安教师的支持。”宁蒗县委书记杨承新说，海安老师到宁蒗支教，不仅带来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直接促进全县教育水平大幅提升，还直接改变了“小凉山”人民的教育观念，广大群众的思想已经从“读书无用，打工挣钱”向“教育改变命运，再穷不能穷教育”转变。当前，宁蒗县把教育作为各项事业的基础性工作来抓，每年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占全县年度财政支出30%以上，全县最漂亮的楼房是学校，“宁海教育合作”还在不断升级拓展。

宁蒗和海安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这场持续32载的教育帮扶，早已让两县人民结下深厚友谊。

（本报记者宇强）

特别的暑期生活

六盘山下的「七彩」暑假

随着六盘山进入雨季，大山里的小伙伴们也迎来了暑假，山脚下，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兴盛乡新旗村的“七彩课堂”又到了人气最旺时。

上午九点半左右，11岁的于谦已牵着9岁的妹妹坐进了“教室”，室外飘着绵绵细雨，室内响起琅琅书声。“我家离广场不远，这里娃娃多，我们一起学习、打球、玩游戏，过得可开心了。”他一脸兴奋地说。

“教室”前方的临时讲台上，19岁的大一学生于雪珍正在教简单的英语礼貌用语，于谦兄妹俩和几十个小伙伴坐姿端正，大声跟读。即将升学的于谦学得格外认真，不时低下头做笔记。

“我爸妈在外面干活很累，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好好孝顺他们。”于谦有些害羞地说，“老师讲的我之前没学过，但能听懂。”

在包括泾源县在内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年轻父母大多外出务工，不少农村娃成为留守儿童。而近年来，尽管城乡教育差距在逐步缩小，但农村辅导班、兴趣班少，尤其在寒暑假教育资源仍较为薄弱。

为解决农村父母的后顾之忧，同时丰富农村娃的假期生活，泾源县一方面试点打造“四点半课堂”“七彩假期”，一方面邀请返乡大学生、本地教师、大学生支教团等社会力量进行志愿服务。

据泾源县团委副书记伍月介绍，去年暑假，全县共招募近百名志愿者，在7个乡镇、3个社区开展“七彩假期”活动，惠及1200多名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娃娃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希望，我们的初衷是扶贫先扶智，集中资源关爱留守儿童，同时为返乡大学生等群体搭建反哺家乡的平台，鼓励他们参与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来。”伍月说。

而这正是主修英语教育的于雪珍暑假返乡后，报名到村当志愿者的主要原因。“村里娃英语学习起步晚，容易跟不上、自卑，我想早给他们打个基础。这对我自己也是种锻炼。”于雪珍说，“这几天看他们这么认真，我毕业后更想做一名英语老师了。”

新旗村的“七彩课堂”其实由“四点半课堂”演变而来，课堂负责人于彩红说，暑期“七彩课堂”已经办了两年，是村里娃课后的知识学堂和游乐园。最多时，“教室”里要坐80多个孩子，三到六年级的学生居多。

伍月说，考虑到孩子的成长规律，学习并非“七彩课堂”的全部。

以新旗村“七彩课堂”为例，教室里靠墙摆放的大书柜中，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墙上的小木格里，陈列着孩子们的绘画、剪纸等作品。近两年，还有不少音体美专业的大学生“进村”，带孩子们打篮球、做游戏、演话剧、大合唱……

“打篮球可以让我长得更高，打乒乓球可以锻炼我的手速。我每次和同班同学一起练，特别有意思。”提到喜欢的运动，平时内向的于谦话多了起来。

于谦的变化正是伍月希望看到的。“农村娃娃不自信，也不愿去展示自己，我们就是要提供舞台让他们争取机会，向上向善去成长。孩子反过来也能影响父母，激发家庭的内生动力，让生活变得更好。”她说。

（记者谢建雯）
新华社银川8月4日电



▲8月3日，在沈阳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基地，蔬菜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温室大棚查看棚内温度、湿度等信息。

进入暑假以来，沈阳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们抓紧暑假空闲时间，在学校实验室、农业教学科研基地、自习室等地做实验、查资料、写论文。学校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保障研究生学习和生活有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研究生的暑期生活

河北唐山：暑期多历练 少年有作为

新华社石家庄8月4日电（记者杨帆）“妈，这几节电池是要放到红色袋子里的。”11岁的刘纯熙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在滦河边的一处林子里低着头，一路搜寻各类垃圾，在成年人居住的志愿者队伍里很是惹眼。

刘纯熙在河北唐山滦州市油榨镇油榨小学读四年级。上学期学校开展了“垃圾分类”活动让她挺感兴趣。这个暑假在妈妈的鼓励和支持下，她通过当地“文明滦州”微信小程序报名参加参加了“保卫母亲河”的环保志愿行动。

每周六，在妈妈刘海燕的陪伴下，刘纯熙和志愿者们一起到滦河岸边捡拾垃圾、整理环境。

“别看她小，红黄蓝绿四色垃圾比我们大人分得清楚呢，大热天跟着队伍干一天，确实挺锻炼人的。”刘海燕说。

“孩子们除了学习，假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体验、多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唐山市教育局局长刘绍辉说。

在乐亭县，中堡镇勒流河小学给学生们留了一项特殊的暑假作业：帮助父母、亲近农活。最近，四年级学生张立芮每天写完作业便赶到自家桃园里，用手机直播父母的劳动场景。

张立芮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围观，这让张立芮的妈妈十分感慨，“看她一本正经介绍

的样子，小大人一样，没想到懂得还挺多。”

进入暑假以来，唐山一些放假“归巢”的孩子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丰润区火石营镇潘家峪村13岁的学生潘宇彬和另外5名小伙伴，经过系统培训后当上了潘家峪惨案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为游客介绍当年潘家峪惨案的经过、村子的发展和未来的愿景。

“给孩子们提供这样的实践平台，能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家乡，在心里埋下一颗建设家乡的种子。”纪念馆馆长周学军介绍说，2018年以来，已有18名小学生在节假日期间走上讲解岗位。

夏令营打“健康牌”吸引“宅家”学生

新华社广州8月4日电（记者郑天虹、杨淑馨）虽然出行仍然需要戴口罩，但在广东孩子们报名暑期夏令营的热情不减，主打“健康牌”的夏令营尤其受到家长和学生的青睐。

位于深圳的航海夏令营，以海上运动如帆船、皮划艇为主，并穿插射击、徒步、露营、急救等课程，吸引了广东省内及省外的青少年参与。广州家长黄女士说，这个夏令营包含的户外运动、水上运动项目，对孩子身心健康和独立性都是很好的锻炼，而7天6晚的课程安排也较为紧凑。

8月2日，东莞巴雷国际击剑俱乐部迎来了第一批夏令营学员。“开营两天以来，孩子们

的精神状态都很好，对击剑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夏令营教练郭建力说。

据俱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自6月2日起，广东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开展线下培训服务，击剑夏令营也因此迎来了一阵“报名热”。报名的家长大多希望通过击剑运动增强孩子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希望孩子能培养刻苦努力的运动精神，提升自信心。

“今年的暑假比较短，但是各个机构推出的运动类夏令营增加了很多。因为疫情的原因，孩子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久，家长也希望孩子能借此机会出来锻炼。”郭建力说。

疫情中暴露出的亲子矛盾和孩子的心理

问题，受到家长的重视。针对这些问题，一些机构开发了家长正面教育、孩子情绪管理方面的夏令营课程，不少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广东一位中学生家长吴先生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家长的教育焦虑和孩子的网络依赖反复碰撞，没有找到正确的疏导方法。当他听说有正面教育的夏令营，便立刻与孩子的妈妈一起请假，带着孩子去参加。

专家认为，疫情凸显孩子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让家长、社会看到了孩子教育的多元诉求。以往的假期，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学科学习，各类补习机构“一统天下”，而这个假期的教育则更为丰富。